

人何以为人？

——施瓦布对人的生态哲学思考

江山,胡爱国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二战后,欧洲唯发展论思想盛行,资源过度消费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奥地利作家施瓦布在其生态小说中深刻挖掘了造成自然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的劣根性。他认为人应做自我反省、遵从自然规律、自我约束,使生活简朴,他的这些生态思想和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是不谋而合的。除此之外,施瓦布还提出,保护环境生态的关键在于尽早对青少年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最终达成与自然的和解,与其和谐共生。

关键词:生态哲学;生态小说;君特·施瓦布;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17)02-0058-07

DOI:10.14091/j.cnki.kmxyxb.2017.02.011

Why is Human Called Human: Schwab's Thoughts on Human Eco-Philosophy

JIANG Shan, HU Ai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China 330063)

Abstract: Faced with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caused by the over-consumption of resources, technology dominance, and thoughts of development as top priority, which appeared after the WWII, Günther Schwab, an Austrian eco-writer and activis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foundly uncovers and elaborates on scourge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his eco-novels and report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 modern mechanism: humans' deep-rooted bad habits, namely, selfishness, arrogance, venality, politics, which are the root causes of discordanc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hat's more, he points out that humans should examine themselves, accord with natural rules and laws, make self-control, learn about survival wisdom from other creatures, and live a simple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radition and return to nature. Reasonably speaking, his eco-thoughts are in agreement with modern holistic world views. As to how to wipe out the humans' deep-rooted bad habits, the writer works out his final solution: to strengthen the youngsters' education on eco-civilization so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how significant it is to protect nature, treasure the environment, revere lives, and conserve resources. Only in this way can humans reach an understanding with nature, co-exist harmoniously, and boast a prosperous future.

Key words: eco-philosophy; eco-novels; Günther Schwab; environmental problems; eco-crisis; eco-civilization

一、前言

人何以为人?伴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以牛顿、笛卡尔等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在强调人本主义的同时,

竭力主张确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它要求人们在宣扬个性解放、尊重人格、人性至上的基础上,严格区分人与自然的本质,即人应独立于自然,而不应成为自然的附庸;自然界也应独立于人,它的独立存在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

收稿日期:2016-10-18

基金项目:2014年江西省“十二五”人文社科规划课题“施瓦布生态思想与生态批评研究”(14WX01);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德国环境史研究”(15BSS026)。

作者简介:江山(1965—),男,安徽庐江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德国生态文化史研究。

看来,这种心-物二元、人-自然二元以及主-客二元的认识论以分析实证的方式最终否认了“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这样重要的性质”,仅是把宇宙视为“一台机器,它没有目的、没有生命、没有精神”“没有主动性”,也“没有价值”,而人却是一个“有目的、生命和精神”的主体,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高扬人的主体性和改造世界的能动性”,且不受任何约束,以“控制、支配和主宰自然”。^[1]不难看出的是,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这种思想诞生后的三百年直至二战结束后生态文明时代开启前,尤其是在此期间西方工业革命所经历的人与自然相互角力、相互抵牾而最终落得两败俱伤的惨痛实践,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生态危机的祸根。环境污染、森林消亡、物种濒危、人口暴增……人在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的道德沦丧构成了一幅幅不和谐的生态画面。尤其是战后欧洲进入到一个极度消费型社会,物质消费欲日益膨胀。战后十年间,欧洲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能源消费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因为能源消费会促进其他资源的消费。以西德为例,到1960年末,其资源消耗已达到一个惊人数字,整个塑料加工业的生产总量增长了834%,也就是说翻了八倍多。^[2]此外,一系列新家用电器产品如电视机、冰箱等纷纷进入百姓家庭,从前被视为奢侈品的电话也成为普通商品被广泛使用。此时的西德到处是一片繁荣富裕景象,奢靡之风由是兴起,很多人更愿意拿消费品以旧换新,而不愿送去修理,到处是山一般的垃圾堆。在消费商品中,最具影响力的还要数汽车。其消费量在西德、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发达国家呈现出一个强劲势头。1950年时西德私家车保有量只有70万辆,而到了1960年,其保有量已上升到480万辆。也就是说,短短十年内,其保有量一下子翻了近七倍。^[3]在环境污染方面,许多工业生产地和人口密集区的饮水资源和19世纪时一样仍遭受着严重污染,而且空气质量也很糟糕。1961年,仅西德鲁尔工业区所排放的二氧化硫就高达400万t,尘灰150万t,有些地方每月100m²的地面上能飘落下5kg的工业烟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鲁尔区因工业生产而引起的水污染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该地区的莱茵河段就曾面临着严峻的生态恶化问

题。此外,许多其他地方的煤电发电厂所造成的水污染、空气污染等问题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普遍遇到的严重问题。^[3]同样,奥地利也遭遇到这样的窘境,大面积的森林消亡、物种灭绝、耕地萎缩已严重危及到人的生存。除了遭遇生态危机,20世纪80年代,西德和其他欧美国家还处于苏美核战争的威胁之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罔顾自然环境承受能力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的残余流毒。它促使人们不得不对人类未来作出深刻的思考:如何迎接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如何对自然、环境、技术、文化和生命统一协调发展做一个合理安排?如何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人重新定位?或者说,如何消除人的劣根性,让他在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新生?这成为当时许多生态思想家不断思考的问题。这其中,身为“世界生命保护联盟”主席的奥地利生态哲学家、作家君特·施瓦布无论是在环保实践还是在生态哲学理论建树或生态文学创作方面,都给世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1500多场环保宣传报告、近30部生态哲学和文学著作已成为人类生态文明史中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二、人究竟为何物?

综观人类历史发展,施瓦布认为,“人乃自然之死敌”^{[4]107}。正如其小说《阿劳里人》中主人公厄霍阿所发出的慨叹:“人性早已丧失,而且他们也没了自救的主意”,虽然“他们拥有人的基因,看上去也确实是人,但他们其实早已死去。如果非要说活着,他们也只是活在一堆死尸里,而且他们身边周围的世界也成了一座一望无际的大坟场”^{[5]22}。这里,施瓦布直接点明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即自人类诞生后,他们就成为自然环境的掠夺者和破坏者。这不仅可以从古希腊罗马奴隶时代和封建时代人们征服和奴役自然的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而且还可以从近现代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找到人类对大自然所犯下的种种罪恶。^[6-8]在总结人的本质的时候,施瓦布在生态小说《与魔共舞》中更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人是这个地球上最危险的凶猛野兽。与其说他属于生灵范畴,还不如说他属于死亡范畴更确切些。凡能够得着的地方,他都会播下死亡的种子,并借助所谓的技术进步让谋害性命的科技达到完美

的境地。同时,人还是地球上迄今为止最具破坏力的灾害因子,他有如物种大规模健康繁殖时的一只害虫,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皮肤层的死亡病原体。在这些病原体的侵袭下,土地、水、空气甚至整个充满生机的世界都将被全部毁灭。”^[9]在这里,作者将人看成是技术的滥用者和瘟疫的传播者。他们把征服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文明成就,“所以,文明之风吹到哪里,哪里生命会荡然无存,因为他发出的每一丝气息都剧毒无比,足以毒杀一切,让一切生命失去其存在的意义”^{[10]85}。

诚然,在施瓦布眼中,人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也有着许多优良品德和善行壮举,如“健康、力量、精神、智慧、宽宏、善良、美丽、公正”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11]419}同时,人类不但能发明语言和生产工具,而且还能经营政治、传播宗教、积累个人财富、讲究道德伦理和理性等等。这种具有自我反省、自我改造、做前瞻性决策、创立国家和社会等特殊禀赋似乎在其他动植物身上还没有体现出来。如果不具备这些禀赋,人类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然而,人类身上究竟还存在着哪些缺点、哪些劣根性,从而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技术一直处在一种不可调和、相互掣肘的对立状态中呢?而这种对立状态在施瓦布看来,却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绊脚石和生态文明的戕害者,是它导致了人类社会一直处在一种拉锯式的充满曲折和回环往复的历史进程中。如果不消除这种劣根性,那么人类文明发展还要经历更多更大的曲折,其生态文明进程有可能会随时戛然而止。所以,认识到人的劣根性,方能找出人类文明病的病因,方可最后开出良方,根治顽疾,让人类生态文明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12]在这方面,施瓦布认为人拥有四大劣根性顽疾:

第一,自私贪婪,肆意违背道德伦理。施瓦布认为:“在人的本性中,还没有哪种本性比人的自私贪婪更卑劣了。如果一个社会老是被所谓的‘有用性’主宰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离它灭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4]3}应该承认,和其他动物一样,人类自诞生以来,就先天具有自私的本性,因为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只有先拥有自然资源,才能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然而,随着社会私有制的确立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人的自私本性不但没得到遏制,反而进一步膨

胀,进而上升为罔顾宗教和道德伦理约束的贪婪本性。在《与魔共舞》中,施瓦布以自古以来人类对待动物的所作所为为例,深刻谴责了人的这种本性:“他们将这些健康、高贵、美丽的生灵杀戮殆尽,而这些善良无辜的生灵对人的生存却如此重要。它们本应和人类一样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就这样,它们被人类以极残忍的方式屠戮,成为刀俎鱼肉。而人类却仍在纵欲无度,挥霍奢侈,他们享用这些珍馐美味之时,却已将地球掘成一个偌大的坟墓。他们宣泄一切情感,听凭谋杀和摧毁的本能,要把动物从地球上赶尽杀绝。即使到现在,他们也没有收手,仍在继续着他们的罪业。”^[9]即使在今天这个世界,人们对自然的摧残与掠夺一刻也没停止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开发,为了满足口腹欲、占有欲对动物的大量屠杀,致使地球上的珍稀物种与资源在不断减少和消失,这些都是人类的贪婪本性带来的恶果。对此,施瓦布从宗教教义出发对人的这种本性给予了严厉谴责:“人的存在导致了我们这个地球癌病变的发生,他们已成为地球体内的一颗毒瘤,正让所有的生命有机体动弹不得,失去活力。这颗毒瘤的形成不是外力所致,而是其自然长成的结果,它仍在不断蔓延扩大,摧毁着其他生命机体。要知道,这些生命机体可都是上帝的心仪之物啊,是上帝创造了它们。”^{[10]86}

第二,目空一切,整个世界唯我独尊。人能改变自然、让自然为自身服务的思想不免使人产生了某种幻觉,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骄子,而其他生命体只不过是自己的臣民,应受自己的支配掌控。由此,征服自然、让自然听命于自己的意志也成为人类挑战自身极限的一种精神追求。而这种信念在施瓦布看来既违背了上帝意志,也破坏了自然法则。“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以贪得无厌、狂妄无知和不可一世的姿态,妄图敲碎造物主永恒不朽的金钟。殊不知,这些可都是他们自作聪明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使然。这些犯上作乱的家伙已到了自认为可凌驾于造物主之上的地步。”^[9]对此,施瓦布向人类发出了警告:“目空一切使他们(指人类)不能正视自己。他们还认识不到自身就是这个宇宙中的一分子。若是他们毁了这个承载着他们生命和家乡的地球,那么他们也就践踏了自然法则,毁灭了自己,最终成为所有生命基因的改变者和谋害者,其

行为也由此变得更肆无忌惮、更轻率、更暴力。他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了其他生命元素,他们还奢谈什么自己的健康、和谐、幸福和尊严呢?”^{[13]105}所以,没有道德伦理约束的人会变得自私贪婪,也就目空一切。因为他们既不想受神的制约,也不想遵从自然法则,为的是能为自己随心所欲的“自由”大开方便之门,而这种“自由”却正是以抛弃道德伦理为前提的。对此,施瓦布高度概括了目空一切、自然法则和道德伦理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脑子有问题的人往往都觉得自己可凌驾于大自然伟大而永恒的秩序和法则之上。而这些秩序和法则恰恰是一切生命存在的基础,它们也一直存寓于这些生命体中。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群背信弃义之徒,他们总想抖落掉身上的一切束缚,因为这些束缚是如此缠人,让他们没了自由。他们总想取而代之,为自己设立一套新秩序、新法则。要是他们不悔过自新,他们就永远明白不了道德伦理为何物”^{[11]419-420}。

第三,唯利是图,盲目追求生产消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即商品供给决定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会刺激商品供给。过多的商品供给会造成大量的生产过剩,也意味着大量的自然资源被消耗和破坏。正如施瓦布所说:“人每天从自然界中获取的资源消耗,比如每一口饭菜、每一口水、每一件商品,都将带动其他商品消费的增长,它们的无谓增加实际上就是人类的一种过度消费,这本身就是对自然万物生存环境的严重毁坏。”^{[11]426}此外,过度消费又会带来炫耀攀比之风,以满足人的虚荣心。为此,“他们净买些自己并不需要的东西,而且还辩称,凡是买来的东西迟早都会派上用场,或者他们还暗地里和别人攀比较劲,唯恐落得下风。他们乐于为这样的生活献身,无休止地攫取金钱,然后将所赚的钱财再大肆挥霍,去购买那些多余的根本用不完的商品”^{[10]89}。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畸形消费观,归根结底是一种所谓的“商业思想”在心中作祟所致,即金钱所赚多少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所以,“当所有这些亮闪闪的、可彰显人高贵本性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商品用金钱来计价衡量时,金钱,包括如何赚取它就成为人朝思暮想、绞尽脑汁的话题。人唯一能提出的和生命有关的问题将是:我怎样才能用金钱来衡量我的生命?”^{[9]91}正如魔鬼在《与魔共舞》中所宣称的,当人一旦唯利是图、利

令智昏时,他会失去正确的判断力。他不但就此歇手,反而会去追逐更高的利润,并将资源节约、健康保护、道德伦理等抛诸脑后,而这却正中魔鬼借机消灭人这个“卑劣”物种的下怀。所以,魔鬼所希望的,是人类应懂得“生命算什么?经济最重要;自然算什么?经济最重要;人算什么?还是经济最重要!我要让他们在光鲜虚幻的经济奇迹和技术成就中走向毁灭。金钱啊金钱!你就是一种绝对能给人类带来福祉的新拜物教,你就是决定一切价值和信仰的新宗教,你将成为我所倡导的新道德标准,人类在你面前将从此变得俯首帖耳,唯命是从”^{[11]423}。同时,对于有些人的简朴生活观和合乎伦理规范的经商之道,魔鬼也给出了恐吓和诡辩之词:“谁要是敢宣称自己节俭、简朴、无欲无求或对社会有责任心的话,他将被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的敌人、技术进步的破坏者、反动派和疯子,应受到无情的指责。今天的商人宁愿被人叫做小偷,也不愿背上什么都卖不出去的蠢货的骂名。过去人类道德伦理中强调做事应有所取舍的法则,今天在商品销售行当里已让我全然废止。”^{[11]424}应该说,人的唯利是图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说是中了这种邪念。

第四,玩弄权术,肆意破坏公平正义。是否拥有公平正义是一个衡量人们是否遵守公序良知、社会是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当一个社会失去公平正义时,就会出现权力争斗、欺诈蒙骗、大鱼吃小鱼的现象,社会财富尽落入那些政治家、富人和不法之徒的手中。所以,在施瓦布看来,“政治家们以权谋为生,他们会抛出各种诱饵,让周围的人幻想着有朝一日告别生存困苦的窘境”。在所谓“自由”口号的愚弄下,这些政治家们其实就是使广大民众“痛苦难耐的表现欲以及朝思暮想、与日俱增的高标准生活追求欲变得不可遏制”^{[9]102}。在“平等”方面,政治家的目的就是将其粉饰伪装为“一个光滑的斜平面”,而“在这个斜平面上,人类将刺溜溜一个不剩滑落得精光”。既然森林里没有长得一样高的树木,一只动物也保不准会吃掉另一只动物,那么,人类社会就应该也提倡一种严格的“社会等级法则”,每个人都应作出各自的选择,“要么制人,要么受制于人”。所以,真正的“平等”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9]103}至于“博爱”,那也是政治家们的蛊惑之词,因为只要存在着万物的不平等,人类就不可能奉行

“博爱”精神,最后只能相互倾轧,以邻为壑去争夺有限的自然资源,以求得自己的生存。所以,在施瓦布看来,那些政治家、富人和不法之徒就是戕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魔鬼,他们所标榜的“进步”根本就不是什么“新成就”,相反,恰恰是这种“新成就”摧毁了生命法则,它摧毁了人的身体、精神和灵魂,让人变得虚妄、贪婪和堕落,最后蜕变为地球上一种只求繁衍数量、不顾生存质量的低劣动物。在一个充满权力争斗的世界里,可怜的人类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地球,一个面目全非的自然。如果这个世界还存在权力欲、占有欲、求名欲和毁灭欲,那么人类世界也将变成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谋害生命的屠宰场”^{[9]107}。所以,在一个缺乏法律机制和道德伦理约束的社会,“权力”只不过是一种把戏而已。因为幕台前的权力是“蒙汗药”“摇头丸”,而幕台后的权力则是“绞刑架”“断头台”,它会绞杀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让人类在一种“像陀螺一般原地打转”的“社会进步”中无法前行。^{[5]280}

三、人何以为人?

人类各种劣根性的表现,或者说各种生态文明病的发作已使人类陷入进人类中心主义、欲望动力论、消费超前论、科技至上论和唯发展论等泥潭,^[14]它促使人们必须对落后的机械论自然观做深刻的反思,并以进步的现代有机整体论世界观取而代之。这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即人对社会、对自然、对技术和对未来抱以怎样的态度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人的生存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施瓦布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思考。他认为,人如何根除自己的劣根性,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做深刻反思,这样方可维护地球健全的生态系统,以实现高度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

第一,自我反省,正确认识自然规律和生命法则。施瓦布认为,由于认知的有限性,人对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没有正确的认识,殊不知,“自然早就存在,也将永远存续下去。虽然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已生活了几百万年,但最终仍不过是自然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真有人会相信,我们人类能如此对它这般肆意蹂躏和野蛮征服吗?”^{[13]45}而且有时候,人甚至还赶不上其他动物对自然的认识,正如他

这样批评的:“没有自然,人类是不能生存的。如果它被摧毁,那人类也就毁灭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哪种动物是如此不明智,去毁坏自己赖以生存的基础。也只有人这个物种能做出这种极其糊涂的事来。”^{[15]33}所以,在他看来,人没有任何权利像幼稚的孩子一样,“肆意用小手在这个运行已亿万年的地球大钟上摸来摸去”。而应让自然界中的万物原来怎样,现在也该怎样生存下去,否则的话,“这个大钟某一天就会失灵,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生命自有它存在的意义和必要”^[16]。对此,施瓦布认为人类具有这样的反思能力,也同样具有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能力。1950-1957年,他在德、瑞、奥等国作了多场题为《自然保护抑或地球毁灭?》的报告。报告一再强调:“人应该期待的是,他本就是上帝创造的一种高智商的动物。由于他自身拥有认识自我、自尊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倘若再多倾注些爱心,并辅之以谨慎、善良和敬畏等品德,那么他最终一定会欣逢到一个恭谦温顺的自然。”^{[15]37}1968-1970年,他又作了多场题为《自然之举义》的自然环保报告,对人类发展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今天,我们已深知永恒且无条件存在的生命法则,而且我们还知道,我们偏离这个法则已何其远矣!如果我们能正确了解自己,能做一个深刻的自我反省,将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努力做到自知、自足和自律,那么,大自然就一定会撤销它对我们人类的审判裁决,让我们人类最终能和谐安宁地繁衍生息下去。”^[17]

第二,自我约束,向其他生命个体学习生存智慧。对权力欲、消费欲、金钱欲的疯狂追逐导致人类做出许多另类举止,他们对自然的“改良”“改造”已让自然变得更为糟糕。在施瓦布看来,人类已“沉沦在不满足和不安分的命运纠结中,在理智的迷宫中,他们从未找到真正的出路”。所以,反省之余,就要对自身的各种文明病进行医治。在这方面,其他动物已为人类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既然“人类还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寻找那份和平宁静”,那不妨就向身边的诸多动物学习,因为“这种和平宁静早已显现在它们清澈明净的双眸中。那种自由自在,那种无拘无束,那种孩子般的纯真无邪,无不充盈着丰满睿智的灵魂,哪怕它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也曾遭受过无数次的死亡威胁”^[18]。德国路德教牧师达恩(Christian Adam Dann, 1758-1837年)在鸛鸟身上

就发现了许多的优良品德:每一对鸛鸟之间都相敬如宾、忠贞相守;它们会小心翼翼地照看幼鸟,待幼鸟长大后,又教它们如何飞翔。对此,达恩曾发出过由衷的赞美:“对于这样一种品德完美、热情友好、祥和宁静的上帝杰作,难道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理由不担负起应尽的职责吗?”^[19]同样,在施瓦布的动物小说里,作家不仅描写了人和动物之间和平友爱共处,也书写了动物乐于助人、友好、无私、真诚、团结、忠贞、善良等优良品德。在长篇小说《在动物那里找到慰藉》中,小猫米萨帮助孩子们在拦截的小溪中往河岸上抓鱼;在卧室里,家养的猫头鹰叼起掉在地上的床单并重新盖到熟睡的小主人公索妮身上。^[20]而在另一部动物小说《狗同志》中,小狗蒂塔成为主人在狩猎时追逐、寻找猎物的好伙伴。^[21]所以,学习动物的优良品德、吸取它们的智慧经验,彼此尊重、相互友爱,人类才能与动物长期共处下去。

第三,简朴生活,重新回归自然,回归传统。鉴于现代人一味地从大自然中索取资源以满足自己的感官享受和心理愉悦的现实,施瓦布认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唯一途径就在于要简朴生活,返璞归真,只有这样才能过上健康有益的生活。他在1981年的专题报告《生命保护与生之欢愉》中向人类发出了呼吁:“简朴的生活方式不仅能使我们拯救自身的生命,而且还能拯救地球上其他动植物的生命!所以,我们宁愿今天做一些自愿性的放弃,也远比明天不得不咽下那些自种的苦果要好得多!”^[22]而自种的苦果却正是那些“不是用于充饥果腹的食物消耗,不是用于生火做饭的柴炭消耗,还有不断滴漏的自来水龙头,每一盏不用于照明的长明灯,每一次空转的马达,这些无谓的资源消耗正日夜吞噬着大自然还有我们人类生命的原动力”^[23]。此外,人类还应该向印第安人学习,“当他们长年奔波在外围田狩猎时,人们会发现,他们个个家中锁钥无扃,门户大开,屋内一切有价值的财产都完好无损地静放在那里”。这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现象即是他们民风淳朴和道德伦理高尚的一种表现。随着城市化的兴起,各色人种纷纷涌入城市,“他们将各自古老的民风民俗抛得一干二净。他们身上也从此罩上了尽散发着所谓文明气息的蹩脚衣衫”。不仅如此,自然的祛魅与文明的蜕变也使“传统的手工艺品和艺术杰作变得越来越少。很多年前,许多栩栩如生

的民族神话和民间传说现在也销声匿迹,难以寻觅。”有机物质的衰疲和人的精神心智的衰退必然会导致健康有序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所以,人应该调适于自然,尊重传统,同时对文明发展做必要的甄别取舍,因为“文明发展是一种非自然发展过程”,这其中所产生的诸多后遗症如城市化、工业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都成为人们回归自然的巨大障碍。如不解决这样的逻辑认识问题,那还会引发更极端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从而也使回归自然,尊重传统成为一种奢谈和妄想。^[9]

第四,加强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让他们在希望中孕育未来。施瓦布认为,生态教育应首先从青少年抓起,仅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而要进行一场“有价值的、脱离书本知识教育”,培养青少年的批评思维。在这场教育实践中,应尽量“简化、缩短课堂教学计划”,多拿出时间让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大自然,让他们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在大自然中寻找生命价值。施瓦布的教育观念不仅符合人的自然属性,也是这个世界各种生命协同进化、共同发展的要求。人道主义思想应体现在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回归自然和保护自然的实际行动中,应该成为教育的核心内容。此外,在高校教育事业中,专业教育不能只着眼于自己的专业领域,科学研究也不能只有干巴巴的数据,因为任何“将这个真实开放的世界仅作为一个封闭狭小的实验室”的思维显然都影响大学生们视野的拓展和对人类未来的思考。^{[5]261}对此,施瓦布对年轻人也寄予了新的希望:“也许有一天,这群年轻人中就会诞生出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会找到一种新的授课方式,他会让那些缺少身体锻炼的学生走进大自然,让他们的心智得到健康有益的锻炼发展。他们不仅在自己的校园里拥有花园,而且还拥有森林地甚至鸟类保护场所。在那里,他们可以用双手轻触自然,感受自然的魅力和友好,由此开启他们崭新的人生。”此外,他还希望那些政治家、宗教人士、新闻记者、教育工作者、工人、农民、森林研究人员以及生态保护者也应当参与到下一代的自然实践和身心成长教育中。为此,他还提出一个美妙大胆的设想:“在这些场所,我们还要盖建一座会议大楼,在这座大楼内,我们宁愿为那些献身环保事业的市长授予各种荣誉奖励,也不愿为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企业或者危害人类生存的核电厂发一声喝彩。”^{[5]341-342}

保护环境生态平衡,关键还在于树立人正确的思想认识观,施瓦布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这样的思想实属难得,堪称典范。

[参考文献]

- [1] 余谋昌. 环境哲学: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169-170.
- [2] UEKÖTTER F. Umweltgeschichte im 19. und 20. Jahrhundert[M]. München:R. Oldenbourg Verlag,2007:29.
- [3] SCHMAL S. Umweltgeschichte.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M]. Bamberg:C. C. Buchners Verlag,2001:88.
- [4] SCHWAB G. Geld oder Leben? [M]. Steyr:W. Ennsthaler - Verlag,1989.
- [5] SCHWAB G. Verspielt die Zukunft nicht[M]. Salzburg:Verlag Das Bergland - Buch,1984.
- [6] 江山,陈晓梅. 西方环境危机根源考[J]. 鄱阳湖学刊,2012(6):103-111.
- [7] 江山,胡爱国. 塞内加的生态文学伦理思想研究[J]. 江西社会科学,2013(1):99-102.
- [8] 江山,胡爱国. 西方文化史中的人与动物关系研究[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2):22-31.
- [9] 君特·施瓦布. 与魔共舞:处决明天开始[J]. 外国文艺,2014(3):86-97.
- [10] 君特·施瓦布. 与魔共舞:向人类宣战[M]//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第2卷. 江山,译. 广州:南方出版传媒花城出版社,2016.
- [11] SCHWAB G. Der Tanz mit dem Teufel[M]. Hameln:Adolf Sponholtz Verlag,1958.
- [12] STARUBINGER J. Ökologisierung des Denkens[M]. Nordestedt:Books on Demand GmbH,2009:70-71.
- [13] SCHWAB G. Des Teufels sanfte Bombe[M]. Hameln:Adolf Sponholtz Verlag,1968.
- [14] 王诺. 欧美生态批评[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134-197.
- [15] SCHWAB G. Schicksal in deiner Hand[M]. Zürich:Verlag Das Bergland - Buch,1986.
- [16] SCHWAB G. Naturschutz oder Untergang[R]. Wien:Universität Wien,1950.
- [17] SCHWAB G. Aufstand des Lebendigen[R]. Salzburg:Universität Salzburg,1968.
- [18] SCHWAB G. Abenteuer am Strom[M]. Baden:Lebensschutz - Verlag,1934:203.
- [19] 江山. 德国生态意识文明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5:126.
- [20] SCHWAB G. Trost bei Tieren[M]. Zürich:Albert Müller Verlag,1960:16-64.
- [21] SCHWAB G. Kamerad Hund[M]. Wien:Tosa Verlag,1967:22-45.
- [22] SCHWAB G. Lebensschutz und Lebensfreude[R]. Innsbruck:Universität Innsbruck,1981.
- [23] SCHWAB G. Die Katastrophe hat schon begonnen[R]. Mannheim:Universität Mannheim,1954.